芳山文錄

下函

序三

送陳思南序

南營繕郎二峰陳君擢守思南其冬曹僚友詣薛子屬爲文贈之薛子乃爲言曰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也道弗行焉雖窘邇禁嚴薦陟華要威焰寵渥焱騰波流衆人侈之君子弗願也道苟行焉雖淪迹幽遐屏居踈絶懷遠招攜左支右吾衆人難之君子所安也故曰君子以道衆人以欲欲之所至業毀名湮道之所至驕孚蹇淳此豈待聰明強有識者然後能較得

失重輕於彼此間哉夫亦人心之所同明也然人情竟往往厭此趨彼者無亦聽于耳目之所睹聞世俗之所習尚而旋不自覺與於是有能卓然自立期於道之必行而不俛仰汨沒於庸衆人之見者吾不無望于思南君此行矣夫思南爲禹貢荆州荒裔歷代撫綏羈縻建置興廢沿革靡一迨我　明興豐德厚澤洪敷汪濊固已效順輸忱樂歸編戶至稽其種類華夷雜居輕生尚武終自與中土殊別唯是官茲土者率以孤臣自處多抑鬱無聊而甘心怠忽鮮克自樹是不有忠信禮樂曠度達觀之士志於行道不以夷險遠近動心者未見其能守也吾觀君詳愼恭確罕所嗜好奮身賢科閱歷歲年始至營繕職司興作軫念土木凡奉先殿材　顯陵陶磚皆教護屬工節量程督罔有冗費以是推之則安節厚生乃其素定而經度機宜撫綏振率將無施不可何有於思南哉始楚威王時莊蹻定黔中從其俗以長之民遂啟富漢晁錯當景帝朝規畫塞下事甚悉而卒歸之於得良吏吾嘗以爲二子之見於今之守遐方邊郡者最爲切至君茲往哉酌古今權便宜而發謀擴慮一無顧望唯不負其平生則思南之民有不謳歌者寡矣

道行荒服策名徼外將不愈于官禁近而碌碌無所猷爲靡益成敗者邪君其往哉諸僚重別之情與夫贈言者之意他日諒有徵焉也

代送張龍湖先生校士北還序

天之生才曷嘗有古今疏數之異哉元化旁流鈞旋轂轉章符耀采著秀呈祥而靈淑之萃聚寔委和之凝澂也故含淳秉德蓄玄抱藝之士冀遭時翊會以宣猷効悃者恒濟濟乎其相望焉若其用舍之衡進退之幾則惟斡元化者操之而世道之汙隆升降胥此焉出是可不慎乎哉蓋淳者不能不漓貞者不能不變而聲應氣求捷逾影響至可畏也是故唐虞而下得人之盛莫過周室稽其賓興則惟以德行道藝后世茂才孝廉明經辟舉諸科其法加詳而比其在位多弗類古此豈其制弗若哉蓋天下之道有定體無定用有治人無治法周之得士非其制之獨良也當時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凡與賓興之役者咸德行道藝之士也后之不古若者非獨其制之弗古也郡國公府列侯二千石凡有貢舉之司者或多不得其人也不然文詞之學科舉之制去古逾遠何韓愈氏出遂起其衰歐陽修氏出遂正其習是不可以觀邪

龍湖先生蚤以學行名南服舉禮闈第一人成進士
歷翰林學士青宮諭德職專輔導海內學者靡然嚮
風先歲甲午被命校士南畿時稱得人至是庚子例
復設科先生乃再至寔殊命也　聖天子虛懷圖治
思得賢俊共成化理淵衷至意豈其微哉維南畿爲
我　國家根本重地其人才自昔著稱與其財賦並
甲于天下充盈羨溢之餘侈靡浮競之習日滋張大
矜炫多文少實以故聰明才辨者或多馳騖口耳而
朴實推曾者則又旋爲風漸俗染唯是極重難反雖
今閭井日就凋縮而群好翕趨尚迷嚮赴厥有好學
闡道窮高極微而藝文摛藴輒憂深思遠抗志沉精
往往爲時所擯是導揚衍溢者日異月殊而人才之
上下文運之盛衰可徵歸之氣數耶唯先生型范端
飭鑒衡空平眡昬昏鑑輸以得心知性術而登崇陟
雋者率多譽望聲實之彥砥礪始璞鑄金始鑛豈直
良工巧冶之能事哉冥孚潛運雷動雲蒸固其聲氣
之相感也茲其歸哉持賢書以獻諸明堂　聖人在
上方將邁啟軼周可無煩傅巖物色渭濱后車而側
席之憂庶幾其慰矣乎

代送李尚書序

嘉靖十九年庚子夏戶部尚書儉菴梁先生免歸進南工部尚書涔涯李公往代之瀕行南卿大夫士咸餞送郊外迺公官屬請余贈之言於是其前致辭曰今之戶書寔古司徒之職古以掌教今以經費費不經則財匱財匱則民困民困而教是不可行也方今聖天子銳意復古修舉廢墜工役繼興儉菴先生爲國經費爲天下阜財稽數考成勢不能行於是再起再罷去　上以其職授李公淵衷膺注豈唯以公宏猷大略達變通方爲能任厥成事哉蓋寔諒公之素矣公昔起家進士出宰建昌安福即有惠政既召爲監察御史按滇南值正德初逆瑾竊弄威福中貴專恣凡出鎮守者皆其黨與公在滇裁抑之因謝病歸者十餘年瑾誅後起公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撫江遂進御史中丞鎮撫寧夏邊人帖息是公之才望雖逆臣强虜咸知畏服以是而總度支經出納程工量才以差次乃直別能較藝以上下其既稟則百度咸貞群工競勸而冒破乾沒者將自斂戢如是而財可裕財裕則用足用足而工役可就民力可舒矣此上之所以慨然用公也公其往哉憶昔周官司會以九式均節財用隸之太宰以共百物而待邦用唯王

不會世子以下皆會夫世子將君天下其諸僕臣侍
御又與王出入起居凡所意欲咸得關白而司會以
太宰之屬顧獨能抗其法而不闢有阻逆之者蓋當
時太宰冦唯周公其人而厥德明光于上下衆志自
爾協一罔有希覬故雖遷都營洛惇宗將禮費給不
貲而内府外府靡不充溢閭閻田野見于詩人之所
歌者萬億及秭乃今司會之政統之司徒宿望如公
信能以周公之道康其國而默旋宏濟則財用自無
漁獵不惟上副　聖天子之委任而因可以足國裕
民盡古司徒之職矣余雅知敬公故於諸僚之請竊
有厚望而不敢以漢唐以下之度支尚書望公也公
其諒哉

代送費鍾石先生序

自昔周成康時天下方被文武光烈二君又皆繼體
持盈號稱極治迺周公召公猶且惓惓以克詰戎兵
張皇六師爲訓此豈老成謀國長慮却顧者固如是
哉今天下承平日久濶略戎政雖介冑氏族襲先世
勲賞封爵吕執干戈衛社稷固邉隅爲職業者亦往
往多燕溺紈袴不省弓矢刀劒矧能閑韜略習機宜
宣猷矢謨以折衝禦侮邪頃醜虜竊發犯我邉陲

天子命將閱師適缺少司馬衆謀本兵下廷臣議僉
曰南少宰鍾石費公維其人公固講筵舊臣宸衷久
注遂可之或謂公文學侍從資望已深且久在南國
即當入直顧問軍旅之政乃復以煩公邪竊惟人有
恒言漢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爲兩途迂儒武夫各持
一說維是率多僨事不知先王用人必文武兼資而
論將搜才咨詢決策一聽之者儒宿學蓋唯文斯能
經武唯閱歷深斯慮事遠唯久任在外斯知人必眞
是故本兵得人則將領多賢而分閫專制兵政悉舉
不得其人則將領多不賢而越法譸張以啟釁召侮

是軍國之安危休戚華裔之盛衰消長皆由此出其
所繫豈細故哉鍾石公博雅謙冲正直忠厚自舉進
士入史館已赫著譽望吾不論其他至如正德中乃
伯兄文憲公秉國逆濠方熾疏請護衛公即虞其有
變從中抗阻濠怒中公昆弟家居者凡若干年使當
時在位者皆若公見必能潛奪其不軌而勤兵毒民
未至後來若此之甚也及濠敗始復起公編修國史
尋遷侍講春坊庶子掌翰南院歷官祭酒模範諸士
寔多造就及上疏條陳事宜咸中肯綮　上嘉納之
調北祭酒以文憲公方召入輔相遂懇爲辭辟且寓

書薦呂涇野以自代茲可以類觀公矣乃今叅掌邦
政其必發攄生平所蘊畜以決大謀定大事而古稱
詰姦禁暴九伐平邦之法固將推而行之以靖彊宇
而遂折豫弭之道以人事君之心又公之所素具也
豈得以文章藝苑目公而謂不當煩公以此哉不觀
趙括兵家子指掌談兵雖其父奢不能難然竟不免
長平之敗厥後梅聖俞儛然一儒臣也乃注孫武子
而後世用兵者多取資焉蓋會通之學則固有如此
者矧公兼綜與籍究觀今古歷有歲年而切切以治
道人才留意者乎吾固知公隨所授而可以行其學

矣嘗觀宋慶曆初仁宗厭西兵久出亟用富韓范三
公而杜祁公相與佐佑抑絕侥倖凡內降恩澤一切
不與及范雍守延州當時欲以趙振代之韓魏公奏
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爲可是其經略
邊事者固非一端而其要則莫先於用人所以慎重
若此余知公最久且同事南部故於公茲行反覆以
用人言之而惜別之私則有未暇及也

代送戴巡撫序

龍山戴公以按察副使備兵九江甫明年經略區畫
咸協時宜閱武修文敉寧江漢晉秩叅貴州藩司政

戒行會畿內暨薊州邊備撫臣員缺天曹疏請猷望素著者涖之　上乃復晉公僉都御史授璽書往其爲公屬義不可無言遂敘曰維今京師乃古幽冀雖形勝甲天下寔爲次邊地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驅策舉踵不出旦夕匪若漢唐之咸陽長安者朔方吐蕃界在千里外我　文皇帝聖謨神略建都以扼虜衝而薊州寔秦漢以來漁陽幽玄諸郡勢阻要害設倉儲屯戍制置務使慎慮豫防緩急調發厥繫攸重非有文武長材諳練經濟者弗得授公茲往豈直懋九江賞後一方勳業云爾哉唯

我　明天子暨左右輔理諸執事慎簡臣僚諒公有素憶公昔嘗爲侍御史督理兩淮鹽政條陳地方事宜所關最切者十二事釐奸剔蠹裕財阜民至今稱便繼按歷西川值夷酋隴氏倡亂遠近繹騷致勤上命將大舉兵以夷其族方歲大旱民不堪命公先後上疏請罷兵發粟　上下廷臣議遂召旋師仍發內帑金二十萬往賑蜀公又檄諸州出倉粟數十萬石民賴以全活既乃復自成都渡瀘會貴州守巡于赤水布悃聲威兵不血刃而遠人咸格因建處苦長策今公去蜀殆逾一紀而川貴之謳吟思慕冀復得

公者不啻饑渴前日藩參正以俯順一方而畿輔重地則又非公不可遂尋有是命委任至意豈其微哉矧今三邊六鎮自石晉獻地盧龍遂割太阿倒持積有歲年迨大寧東勝旋改其舊藩籬屏翰不無隱虞昔范仲淹呂夷簡當景祐中正有宋極盛時一欲城洛陽一欲城大名雖二公所見不同均爲大臣慮遠防微至計乃公識倚伏之機達化裁之變值茲柄用必將大究厥施相時審勢明罰勑法補偏救敝興廢舉墜選將任賢彊兵足食西制吐蕃北制厄剌于以寧謐邊圉弼成海宇以光昭代文明之盛以副當宁委任之意不徒旬宣勞來聲容議論若是焉而已也其不佞寔於公有至望焉

代送張襄陽序

今天下才儁奇麗崇言宏議之士豈少哉蓋彬彬乎雲會風流繼踵海內矣至揆厥初以要久遠鮮不殊軌此豈閱歷摩厲者反始進之時不若而氣志盛衰之相越邪夫亦以見無定理故守無定力而時靡波頹馳逐上下向之激昂感觸于眞機之發動者不有憤懣不平之氣則有抑鬱無聊之情而窮悔遷渝舉其生平所尚者甘棄之若弁髦矣是故人才所以多

賴于培養而匪能自樹立歷變貞一者不可與語乎
其至也南車駕郎長洲張君士弘始以進士補刑科
給事遂上疏乞宏聖度廣延納　上俞之繼因各省
官司及民間奏疏多支辭蔓說牽引不辜溷瀆聖聰
復上疏約辭慎獄　上下其議刺置長安右門外乃
後因議先聖祀典忤旨下獄謫閩藩幕司量移進賢
令懷慶郡丞并進風塵從事簿牒期會積有歲年夫
君以黃門諫議左右侍從一朝罹此苟內外清濁崇
卑淹速少嬰念慮見勢利之華闇德義之實其能不
顧盻俯仰據徼乘便營蜚景附以跨騰通顯哉君顧

恬默自居隨所任使以圖報稱養士治民在有成績
及司車駕贊理兵政亦綽有端緒古稱官守盡職言
責盡忠君殆若而人矣謂爲有定見定力者非邪迺
茲守襄陽其又肯負乎哉夫襄陽跨荆蜀控關洛湖
南著郡也維昔蒞茲土者若關雲長之威震華夏羊
叔子之綏懷遠近杜元凱之立泮宮修堰漕皆盛有
聲稱利賴當時貽思後世褒然爲漢晉名臣是維在
是是後尹師魯歐陽永叔皆嘗以諫謫茲郡一監酒
稅一爲縣令雖二公勳德文章宋室冠冕于此則以
權力未稱不遂厥施君今之行其始雖以諫出而乃

茲委任職專一面殆非尹歐當日之官而與漢晉三公幾等埒矣行將登峴山之亭俯沉碑之潭其能不惕然以思慨然以興而與之方軌並駕矣乎他日襄之人有頌良二千石者寔於君乎屬望矣

代送錢尚書序

周官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遡厥所從自堯之命契則既有然矣漢魏以下置尚書度支專主財帛委輸軍國支計以至於今之戶曹雖職列地官而徵其承受攷其沿襲要勿外於民度金倉之屬而教[illegible]焉豈經國建官者盡失先王之初意哉夫亦窮其體要酌其會通而與世劑量之道歸焉耳故曰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其意蓋謂此云至其脈絡相承鉅細聯屬則祿秩禮樂兵戎賞罰工虞凡所經費胥于是乎取資焉是故得其人則庶事理不得其人則庶事隳任斯職者誠有如地道然山嶽河海之震奠物產生殖之休否咸所維繫是其職誠重且大非有承載容畜體國經野者鮮克舉之也桐谿錢公始以進士起家爲良有司爲名御史歷方岳諸司進卿寺進御史中丞其所臨涖吳越燕趙荆楚冀豫貴竹百粵諸方若其邦國

都鄙夷蠻戎貉之俗與其財用穀畜之數夷險通塞利害之宜靡不周知逆處而所在士民謳歌賛誦厥既懋績中外揚休士林矣迺今以尚書官留都掌戶曹經制機宜動中物則食貨之登耗轉輸之勞逸用度之多寡蓋藏之盈虛不事按簿書促期會而輕重可否之間罔非足國裕民之道蓋其應用之不窮者寔其涵練之有素也謂其克舉司徒之職以輔翊我聖天子禮樂文章之教敷典擾民之治者非公其人邪昔鄭桓公爲周司徒著於其職詩人爲之賦緇衣而君牙克篤忠貞勞有成績穆王銘書于太常自公之南也南國之卿士大夫庶民小子固莫不有緇衣好賢之念矣今以政成歸報於明堂　天子其將不嘉乃丕績以昭國家之有文乎

贈葉教諭序

婺源葉君教慈谿學之五年武進薛子來知縣事每至學宮講論經理剖析疑義彼此談駿闢發未明久之益習見其端方雅重悃愊無華以道自持表裏協一敎學不倦將窮極本原而會通之諸生有率教者延接無時進退以禮務相與刮劘期脫徙流俗而進諸古有不然者則哀矜惻怛冀在感動罔事夏楚諸

生安之其諸學士大夫不問其華要散逸待之一以誠懇而愛憎毀譽久近得失未嘗一置於懷也先歲甲午考試關中號稱得士既修浙省誌多所記纂君所至未嘗求合於人及吾見四方人士亦自往往問葉先生云今年春御史汝陽張公巡行東浙聲色所加官僚屏息而望塵下拜者且猶未免叱咤一時論者咸謂君古貌古心其將不便於御史之庭矣既乃進止自若應對從容未嘗少狥張公爲霽容加禮及去復移檄縣官激勸特至此可見誠篤所孚雖威威厲色者亦自相入彼屈身枉道者何爲哉夫亦自夷其師範焉耳是君既孚於遠近上下之人爲弟子者將不益知所以自恃而天理之在人心其窺不在於紛華盛麗逢迎容悅間也然是亦就君之所孚者言耳使在我者既盡而自反無闕就有不孚亦與君何重輕哉君性資淳厚固本諸天及觀其伯兄東昌公爲賢太守其諸子僉憲君爲名督學則家庭之所漸者厥亦有自矣素教預養之功又安可誣也

贈王縣丞序

維揚王子種學績文久困場屋以貢爲太學生薛子家食時江北士人往往稱其人云然未之識也及薛

子知慈谿之三月御史汝陽張公以按事至薛子病
火欲辭去公留之時王子爲台州太平丞適以事謁
公于慈谿公命之曰薛尹苦煩縣缺丞尉其一切瑣
瑣舊事汝其暫爲分之於是王子留慈慈故多狡黠
凡賦稅徵輸計戶上供者悉爲所侵漁積習成俗上
下蒙蔽倚藉勢力動持長吏先是爲令者率多敗事
去繼之者束手受制莫敢可否事王子乃昌言曰余
受御史委而令復有薛子乃更不得施用則丞不負
余而余負丞矣於是檢舊牒搜徵剔隱務殫厥心力
得一弊與夫作奸犯科者輒書片紙移縣庭或械其
人繫獄諸奸民不便者咸復口語籍籍冀少縱王
持之愈堅如是者幾一月乃別去因徵贈言于薛子
薛子思曩在京師銓曹授知慈谿縣事一時士人咸
謂薛子茲行蓋岌岌乎其難哉予謂盡誠爲之不容
而後去如程伊川之所以答呂進伯者斯亦已矣慈
谿縱難治其若我何然余身當其事不敢畏難無足
異者乃今王子丞太平而顧以身任怨唯知是非可
否罔恤毀譽利害其眞有的見定力而豈涉筆占位
目吏問可不可者哉曩時江北士人之所稱信無負
云嗚呼使向之爲慈者皆若而人焉則慈亦何至敝

壤如今日也

代贈徐生序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賤貧夫遷良史而固亦其儔也爲貨殖作傳豈其微哉而固獨弗之知也固弗之知而天下後世皆以其言爲信然吾於孟堅有遺憾矣嘗觀漢制論刑輕重視所贖有差咸獲免有能輸金錢龜貝刀布入粟塞下者率得補官維時司馬相如以文學辭賦雄藝林猶且入貲爲郎而卜式父子皆以助邊拜爵積官至通顯子長獨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竟下腐刑夫固無以爲之贖也治生獨可少哉貨殖列傳固其玩世自嘲之意而謂禮節榮辱之知由於倉廩衣食及所謂人富而仁義附焉者亦其探本之論也今徐生藉父世業日益饒裕知以權變勇以決斷仁以取與古之善言治生者固已得其遺法矣廼入貲拜秩膺仕者冠服豈以誇金章耀閭里哉無亦以有財者宜輸委以佐司國計者之經費云爾然吾觀世之修行獨立者每耻言食貨至入貲拜爵事則又往往沮抑勿論斯固孟堅譏子長作傳之意夫亦以其人之多弗克自樹立也及觀卜式諫止武帝興利欲罷鹽鐵船筭當時

東閣石渠文學則未嘗有言及此者雖其呂貲奮迹亦何損焉司馬相如子虛大人賦及諫獵疏封禪書固多虛詞濫說而楊子雲謂其曲終奏雅然其要歸引之節儉太史公謂其與詩之風諫何異允若茲亦奚問其以貲爲郎也徐生信能自勗則蜚聲騰茂固自有地而非崇勢利羞賤貧之謂矣余不敢薄待徐生是故敬進斯言竊附於以規不以頌之義

送謝應使序

自昔爲天下國家者各因時以立政而唯朝會最爲大典豈直以明上下之分繫荒服之心哉蓋黜陟誅賞行焉而賢不肖之進退乃庶官視以爲勸懲而生民之休戚天下之安危寔於是乎在也是故虞廷群后肆覲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其風勵人才以致盛治者至今猶可想見迨我　國家定爲三年一朝之制天下布按諸司暨府若州縣各述所職以入覲以聽吏部都察院考察去留而尚書都御史以下當事者唯布政按察使之言是聽而按察使則廉訪激揚總外臺風紀之任尤爲部院所倚重唯按察使得其人則好惡愛憎一出於公而恩侂德怨不能行於其間由是庶官之賢否不啻妍醜之在鑑低昂之在衡罔

弗允協而部院之去留眞足以爲懲勸民生世道不有攸賴哉反是則有不忍言者矣矧今兩京畿外爲省者凡十有三而浙江寔居其首故考察之序必先浙江而以次及於諸省則浙之按察使尤爲天下之望浙中稱平天下其胥倣矣然則少溪謝公茲行其所關繫豈不甚重且大哉公昔以進士起家爲名御史按歷諸省督學畿内文章政事褎然著稱而弘度厚養以懋經綸之業者每注意於天下之人才雖未及識面者其賢不肖固已知之素矣矧今長憲於浙則一省庶官近在所隸之下有能遁情於平衡空鑑之外者哉由是近法遠稽而天下之憑藉將於是乎在此吾於公之行所以不能無厚望也昔范文正謂一路之休戚係於一人之賢否故其去留之際每主於嚴韓忠憲見天下諸路擴拾官吏小過則愀然不懌謂不當錮之於聖世故其執政之時恒主於寛二公皆宋室名臣各有所見而要其至意未嘗不同吾固望少溪公爲今之韓范敢述以獻從者

送陳兵憲序

少岳陳公守吾常之三年適海寇挾倭夷爲亂沿浙深入直犯蘇松之境將踰浮山以泝上流公出謀發

慮聚兵除器寇不敢窺我境上未幾公即受　簡命
爲浙江按察副使職專備倭奉　璽書從事戒行郡
憲徐君暨吾邑令萬君後先致辭問贈言於薛子薛
子謂公以名御史歷今官出入中外凡若干年德政
敷被所在著稱固無俟余言而飾情獻諛諒亦非公
之所樂聞也雖然樊侯城齊每懷靡及仲氏去魯問
何以贈是君子之心固惟日不足而公之茲行又豈
無所采擇哉余不敢汎有所及只如近日東南所患
莫急於海上之事而　朝廷之所以汲汲用公者亦
甚以海上爲急余聞歲在浙問俗觀風嘗竊聞一二

請就與公商之夫天下之勢所恃者民心所憑者士
論而吾人之欲有爲於天下其所憑恃者亦唯在此
而已乃今浙中瀕海處所習於番舶之利而禁令不
行民心士論蓋多搖惑於其間而制使重臣亦率爲
掣肘寇之滋蔓寔由於此今之當事者過自疑畏豈
非老成持重將欲匿瑕含垢旋底消弭以圖萬全乎
吾恐方萌之端蚤已不能逆折豫防而已成之勢安
能保其不愈熾而奔潰也夫去草繁苗除惡務本昔
人之論亦自有不易之道誠於此而留意焉則重門
擊柝且可以禦暴客矧山海限隔不假以梯航最爾

醜類豈眞能飛渡耶但民無定志士鮮公論積習已深卒難開諭雖其自爲一身一家計者亦唯圖旦夕目前之利而不虞深長久遠之害矧欲其有大人之志天下之慮者誠不一二見也此其漸涵化誨之方斟酌劑量之用諳練閱歷如公必自有相機順應之妙矣即今思質中丞當分閫授鉞之任甚能開誠布公廣屈群策憶其東巡余嘗與言於錢塘江上見其躍躍動色公茲行哉凡所當爲與所得爲者協恭共濟不阻不撓則民心士論當自有反正之漸而東南之警行將有盪定之期固可計日而俟矣余特敢爲

採本之論以復二君之請用告從者以裨末議公試以問之中丞公其尚以余言爲何如哉

送嘗參政序

歲已亥復齋嘗公以江西按察副使進陝西布政司參政瀕行江之官屬士民咸餞送郊外惻惻不忍釋去其僚友恒溪尹憲長屬余贈之言某乃前致辭曰公之茲行也其將參知陝之政乎夫陝古雍州也介隴函蕭散武峣諸關黃河左右旋繞渭汭漆沮弦蒲荆岐終南龍門鳥鼠諸川數巖谷環映襟帶形勝莫強焉惟其土厚水深故其人多厚重質直周邑岐豐

王道四達詩人歌之謂之二南既分命周召益熾以昌而二公相業寔是焉肇厥後東遷秦襄始封康孝以下無衣同仇繼作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氣夫地一也周則爲周秦則爲秦淑慝汙隆其人殊也漢晉西魏後周隋唐咸都咸陽維時京兆馮翊扶風弘農張掖酒泉勝肅甘洮諸路安危沒服亦唯其人也迨宋中葉夏銀綏宥靜靈鹽甘凉瓜沙沒諸西夏慶曆分緣邊爲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熙寧以熙河洮岷通遠又爲一路各置制帥材官而韓范經畫大著聲稱西人不敢窺伺民藉以寧遂爲宋室名相今四夷讋服彊埸宴然而聖化所被寔唯承宣者爲之公冲襟雅度經濟夙閑建白在諫垣明讞在觀察聲實所加罔弗孚裕茲行也其將爲周召矣乎其將爲韓范矣乎吾黨深有望焉矣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二

序四

吳封君壽序

史籍邃古皇人歲紀靡極維時風氣未開昆侖凝結蓄厚引長固有然者稍涉虞周象數旋著猶沿渾樸重以上人憲老乞言而養道備悉匪直孤卿大夫士安享遐祉而庶人耆老亦罔不嬉嬉咸遂所以率多麗眉黃髮而詩書所稱靡得而尚云迨醇漓治遠智巧朋興神明所宅燎揚湯沸朝浮宵蒸雖金石不能保其不鑠且泐也乃茲南山吳翁與世周旋年且八

十康樂自得不啻壯時其諸同跡塵寰獨立物表而古之所稱有道君子者非其人邪或謂翁累積素封而伯子允祥仲子允際與其孫峻伯又並登甲第懋德樹勳蜚英敷藻而方來者且猶繼承未艾翁觀而樂焉茲翁之所以壽也余惟富貴福澤固以厚生亦以滿志唯深于道者斯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去其誘慕除其嗜好屏其思慮息其勝負凡厥所值一如寒暑晝夜之往來通復無與吾事是故冕黻章甫之華輿臺宮室之麗不足以易其素阡陌苑囿之饒倉箱金帛之積不足以嬰其念駢肩累跡之衆布山彌谷之畜不足以鼓其氣白雪清角之聲文珠翠玳之色不足以渝其適故能大通混茫解意釋神浩然而長存也不然則是數者姱其精營弊其玄光而形神氣志祇爲役役譬諸千尋百圍之木登諸匠石鏤以剞劂雜以青黃金相玉飾熠燿煇煌雖若異于斷棄灌渠斲置山谷以言乎失性則鈞也其何能干雲霄凌霜雪歷日月跨萬卉而挺然獨秀哉昔卜子夏古之大賢人也且猶以從欲而癯得道而肥此吾所以斷然以徒富貴者不足以爲壽而壽考如翁必有得於

道而不淪汨于時者也且峻伯嘗與余論道于慈湖
鍾阜之陽語翁豐偉卓犖剛介秉義及觀其子若孫
又以理道承之則享茲壽考雖若自致而昭曠眷德
殆亦可徵其不爽矣至是峻伯之同年請余言以爲
翁壽寔以峻伯博雅多文追古作者其必以余言爲
足以壽翁也

何封君壽序

今天下名能顯其親者唯策名仕籍以膺寵錫褒封
而諫垣給舍則又人情之所歆願侈張而不可必得
者是豈徒庸孺淺鄙濯沐聲利者然哉雖嚮慕德義
修明禮樂騰茂敷文摛藻馳辨而號稱卓犖瑰奇者
亦往往欲乘器待時庶有憑藉以爲宣猷效悃之地
而因是以揚名顯休以光昭奕世也然或遭不逢時
隱忍顧望以希朝夕之祿則外雖承歡中負歉惕而
殊恩異數秪增重感一蹇諤盡職而上人不爲優容
則斥逐接踵而陰山瘴海徒爲父母貽惟然則臣子
欲盡分以承考克家被寵受祜豈不戛戛乎其難哉
始石川何子與余同舉進士觀政工曹值衆材咸集
群藝斯興時方旅爲進退無甚官守余竊觀何子每
于坐作間獨沉默注慮知其中心蓋有所感也既以

行人陟南戸科給事中屢疏建白政本其最著者則罷諸鎮守臣清汰銓部危言正論天下想聞士氣生色昔人所謂天子改容左右待罪蓋于今見之　主上明聖方延納忠言俞賜寛假適　明堂禮成覃恩海内遂進封若考松逸翁如其官母麥爲孺人璽書策命荐美並嘉而玉容偕老樂有孝子凡所以安厥養者祿善色志靡不備矣夫忠于而國孝于而家臣子之心所當自盡也言之無罪聽之無忤存乎遇與不遇而非臣子之所能自必也石川子何以遭逢得此哉記謂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傳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吾聞松逸翁剛介秉義儼然爲世之隱君子而孺人宜家有相之道潛德委和涵濡積順厥惟善矣自是而沛澤流膏以發祥曜采以介壽祉豈會合徵應流行於昭曠者固斯道之常與然得則其常也不得則其變也消息大分常居什九變居什一君子爲善固非徼福若何氏之慶自足以勸善而因知人子事親又曷嘗專在富貴利達間邪故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石川子能永終譽則所以榮其親而壽之者蓋罔極矣

楊處士壽序

余嘗觀圖經地志見名山曠野奇勝藪澤輒興向往及讀逸民獨行諸傳則又屢嘅嘆遐泝恨不遂嘗車秣馬方桴刳槎窮躋跋剔遡洄游從以與之上下景光衣被貞賁而用慰厥衷也既歷齊魯燕趙之墟及登會稽探禹穴覽天竺武夷浮江淮彭蠡偃息于匡廬白鹿紫雲諸叢林幽谷中往往與異人方士相覯值恬素夷落聽其言多中肯綮窺其志則矯然高舉曜出塵外厥視聲華盛麗場中頭出頭沒不啻若浮沉敝閭矧由是蹈危機涉險狡以戮辱滅亡而嗣續靡遺者又曷論焉稽諸往昔諸如此類寔難歷數蓋於是重有感焉以爲夙懷至願至是始酬云然猶未之深得也迺茲遠林楊翁垂白髮服山野巾服持所著書數卷贄余秦淮旅次自稱去吳門住都市者且幾十年及啟其書讀之皆古方恠錄不涉世故不與文墨鉛槧爭衡于是恍然而悟始信朝市匪諠巖谷匪幽彼懷石沉湘彈琴顧景江夏臨刑世人欲殺曾何權位勢利之相軋哉秖以語言文字間耳此河上鶡冠之徒姓名寃竟不傳以至于今不知其爲何如人也若翁者可不謂洞悉情變周慮遠覽藏用保終者邪如是而存神養貞行將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將

人已混一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矣壽寧有涯哉

程處士壽序

嘉靖戊戌歙有程處士年屆九十其姻友栢莊方子屬余敘爲文以祝之敘曰夫生者人之所欲也永其生焉斯之謂壽壽又人之所大欲也墳紀邃古皇人動萬有千歲時風氣未開昆侖凝結人罕情竇會聚弗散有固然與既鑿朴澆淳朋興機術轉務馳逐夭札相尋匪直世運爲之蓋亦人事然也至乃逸人異士棲谷枕山偃仰呼吸守神還貞時亦長世但習爲內學秘文奇牒關扃封縢靡得而闚唯是儒生學子

恣其妄誕不經以爲宜見藏擯昔人謂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旨或同方術之失亦何恠哉乃若程處士尚禮好義問事爵祿輸遷易質種塩海上往來吳越徵逐貴賤審時取與積累食貨富擬素封晚乃優游里第敬賢致士周恤匱乏不奪聲華不懾豪貴人玉容黃髮享茲壽考豈亦有異術耶吾觀唐子西銘古硯而得養生之道謂以鈍爲體以靜爲用蘇子瞻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處士當少壯時雖泛舟航連車騎不爲巖處服習而心行不損理窮積著其深於鈍靖安和之道而超方術之外

矣人亦有言太隱居廛市諒哉故此一范蠡也貨殖傳既有范蠡列僊傳又有范蠡處士非其儔伍耶是可以壽處士矣

余翁壽序

夫菌芝載形麟凰呈象種類靡紀莫究世本寔鍾太和絪緼發越蓋其所托則然也是故賢英才哲載德奕世各本生成詩書所稱咸可睹焉余昔則聞玉崖余子思孝振芳樹藝光著南服及爲考部郎上下黜陟中外官使一徵素履協群情輿論不狥權貴人意指乃竟振衣脫屣長揖徒步遯荒野者數年不矯俗以沽高不養交以獵譽潛修獨善恂恂如也茲復被徵爲南考部郎適余爲主事獲與朝夕游處熟觀其動止議識務在從事本原不與世競余謂余子曷以得此久之乃知君翁教云翁素邃志理學達變觀化以其學教于鄉鄉之學者稱爲隨時先生子貴不即封務行已志及得所治邑政成化洽志行矣部檄以循良徵輒又止弗詣公車此可以常俗淺近窺邪唯是知余子之賢有自而翁顧無托乎哉翁楚人也湘漢衡廬經帶包絡磅礴渟轉含澤敷和翁寔得之流行坎止諒哉時矣今茲艾年繁祉永錫余懷好德亦

又何言昔詩人頌壽曰岡陵川至維楚山川不封而崇不濬而深日引月長翁茲徜徉無極哉

順軒高君壽序

余昔請教江州值今大司成少湖徐公督學江右每校諸生文輒以示余余得其最優者凡若干人南豐高生瑤其一也少湖公遂移檄南豐分之傳符給道里費遣之就學于余余時往來白鹿南昌諸處高生必相與俱熟其言默動止省其氣志向往蓋駸駸乎潛心窮理之學匪直文章麗藻之士焉已也余竊重之及每歸省不踰時復至余間訊之則曰瑤之受學於先生也固少湖公啟之而吾父順軒君實素具是心惟恐離左右而爲世俗之所溺也故余歸即命之來余于是見盱江士人必詢順軒君而順軒君之行義士人無不樂道之余乃知高生之得於家庭者不淺而有開必先殆不誣也及余甫去江州而生即舉於鄉乃詣余請文以壽君余固不文且方厭言有枝葉未有以應又三年生游南太學復與余聚於秦淮再申前請余惟人子之壽其親也其心曷有窮哉然而有可以自致者有不可以自致者富貴福澤天固常與善人究其往來通復而盡數窮變猶或未之能

齊此其自致尚有什一之難必也乃若夙興夜寐立身揚名則稱達人者必知其爲明德之後誠所謂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者也其所以壽乎親者無涯而致之自我不從外得固生之所當爲而余之所望於生以效於順軒君者亦豈有出於茲哉昔宋元豐間歐陽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曾子固稍後出竟與齊名當時自朝廷以至都鄙閭巷自學士大夫以至樵牧圉靡不傳以爲盛而遡流窮源者必歸其父太常公之惇德懿行余不類固不敢望歐陽公之籍籍而生方進未艾固將以古豪傑自待者試就其鄉論之豈肯俛然出子固下哉然則順軒君行將與太常公並著不朽而永壽於世矣乎

隆慮山人李翁壽序

隆慮山人李翁者吾邑侯龍岡君之父也翁居相之隆慮山中歲乙巳以迎養來吾邑邑之士民愛侯因愛侯之父請余文以壽之余時以考功獲罪遷謫倥偬未及爲文及召還而翁已歸相既龍岡君亦遷戶部主事被論罷去吾士民之愛侯者則一如侯在之日再申前請余於是益信三代直道之民至今尚在而壽翁之文不能自已也人亦有言善仕莫如遇合

采風必於輿論李侯之爲邑勤於實政而廉於取名名所自出之地皆侯之所略者也竟以是失歡招誹以來上官之論然而士民戴侯若此則侯之賢之著存乎人心者固自不容揜也明珠意玆自古已然侯之去亦何憾哉雖然侯之賢翁成之也翁少耕於朝歌之野事親奉先竭力盡分而賙窮恤匱族黨咸賴其詳具東野郭太史傳中蓋古之孝弟力田人也昔漢制取士有孝弟力田之科唯是終漢之世類多循吏以其心和順純一不見異物而遷故出而有爲莫非實政今翁雖隱德弗仕而侯之漸涵化誨於家庭者有素及舉進士出宰吾邑推而行之悃愊無華而吾邑之民鼓舞侯之樂利沐浴侯之膏澤孰非翁之德之所推被哉正如雲行雨施庶物露生而含澤布氣山寔爲之隆慮南負太行北接恒嶽形勝奇絕風氣淳龐翁居玆山寔相比德嘗觀詩人之歌壽考必曰如山如阜翁之德既如山矣壽其可量也哉昔成湯問於伊尹曰壽可爲邪伊尹曰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夫其所謂欲者豈覓方術候神人服習秘靈流瀣霞露之謂哉亦唯以有德者壽而不爲外物所動如古之仁聖賢人云耳其諸出處窮達毀譽

得失之際正非所預也吾是以頌翁之壽必及翁父子之德且以見吾邑之人心猶爲三代之遺直而翁之壽之所以無涯也若祇爲漫漶不經之說文士游誇之談則豈吾之所以壽翁者哉

胡母張太孺人壽序

象岡胡君立之以御史督學南畿教敷化洽士人籍籍稱得師矣忽爲匪人誣搆逮至京師　天子明聖鑒其無罪詔復御史掌道事值其友人薛子復官祠部每與講學論道輒感然若有思者問之則曰吾母張太孺人在堂今年庚戌且七十某月某日寔初度之辰將圖歸省以甫釋詔獄未敢請也唯是思之不能置耳既乃復具述以告曰吾母之歸我先御史潔菴君也值君先後失恃怙吾母相之十年生聚家漸以舒今先君背棄二十餘年家政惟吾母攸賴植叨今官嘗巡視兩畿吾母每以毋辱　君命爲勗及督學于南輿以就養尤諄諄戒曰汝一方師也其務以身帥人植奉教惟謹庶幾無過三載秩滿蒙　勑封吾母爲太孺人植不肖世受　國恩固當夙夜匪躬不敢負吾　君矣然亦豈敢忘吾母哉今吾母遠在一方屆茲壽誕將遥致一觴子其有言以壽之乎余

因憶往歲乙未與立之同舉進士始獲納交見其學行純至固已逆其必有所自及督學吾邦倡明理學隨才成就鼓舞振作士人興起評者謂嘉靖以來南畿督學固多賢者若山陰蕭靜菴之去邪勿疑臨川章介菴之守正不屈則南昌胡象岡咸有之是太孺人之賢見於內則懿範者固難盡述而其所以成其子以匡翊吾道振起世風者不尤爲章明較著也哉夫天下母子之愛一也其爲教不能以皆同然大率牽於情者多制於義者少昔陳咸直道其父教之謟佞丈夫且爾而況閨門婦女可多得乎王琚以謟佞取容其母責之琚莫之改論者惜其有是母無是子范孟博之母子兩得之矣而其生不辰君子有遺慨焉今太孺人有范母之賢而立之所以承之者蓋拳拳於聖賢大中之學則其所成就蓋有不啻於孟博者而　天子明聖能優容之其所遭際不亦難哉和氣致祥仁者必壽七十之慶蓋爲之兆耳自是而耋而耄而期固有未可量者余不佞請以是爲太孺人祝而因以慰立之之思也

錢母馮太孺人壽序

余觀昭曠之際盈虛相乘往復貞勝昭著區宇流行

古今豈爽也哉乃今揆諸錢母馮太孺人則益可知
已始余筮仕令慈谿采風問俗觀生徵獻獲行藝名
實之士凡數人今中書舍人錢君叔鳴寔居其一每
相與講業論理道輒神解心往即欲見諸行事而氣
志侃然英特奮發不屑爲脂韋淟涊態以與時俗俛
仰唯時賴其相成寔多及余去邑歷南考部叔鳴以
詩魁兩浙卒業南雍視部政時部察多四方穎異咸
器重叔鳴稱余能得士既叔鳴上春官取高第成進
士服今官聲實孚于上下吏部上其績贈其父勉齋
先生如其官而母馮封太孺人君子謂叔鳴名家子

世秉禮教固宜其有是然寔多得於母孺人之教方
孺人之歸錢也勉齋事父值繼母幾至衣盧屨霜之
變孺人相之百凡委順竟以慈孝著稱勉齋蚤世孺
人年方四十舅姑且老而子女幼立俱未有家室朝
夕恒不能給而孺人貞苦以事老撫幼竟克有濟以
至今日虛極而盈無往不復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不信然哉昔張師亮西都布衣歐陽永叔廬陵孤
孺皆少歷艱危藉母氏之教以有成立而文章勳業
赫然爲宋室名臣而孫鄭二夫人亦各膺榮封享壽
考以光於史牒茲叔鳴遂學敦行向往直前以承母

志而太孺人馮年甫七十康强如壯時則其母子之遠到殆將有光前烈而錫類介福固自有未涯者在也其僚友郭劍泉袁裕春諸君屬余言爲孺人壽而余固知叔嗚者遂書以復之

王母龔太孺人壽序

余昨在京師集縉紳諸同志論學於靈濟道院見戶部西石王君於群衆中獨靜觀默識時出一語以裁衆論則動切理道余竊服之無何虜犯境上諸縉紳咸奔走戎事論學之會遂弗能數於是西石君奉使督逋賦于兩浙而余亦以視學繼至乃於公餘復講舊盟值長憲濟軒唐君副憲同野李君咸於西石君有舊時相切磋有新得焉既西石君使事就緒將復命于　朝冀便道歸里第以稱觴于其母曾太夫人之前而濟軒同野二君遂爲之問壽于薛子薛子曰余不佞何能爲王母壽哉王母爲湖南著族試即湖南之形勝觀之洞庭之水淵然停畜而霜降不涸者其所鍾則然也衡岳之山凝然蒼翠而歲久不磨者其所積則然也吾聞諸西石君嘗道其母夫人莊嚴整肅不輕言笑少歸其先大夫顧齋先生先生慷慨有勁節不屑治生所居圖書丈室而夫人處之宴然

接以賓禮先生舉進士爲魏令尋忤中貴人被逮
詔獄而夫人焚香叩天願以身代先生謫遷量移徙
徊州縣而夫人助以清白所至稱賢先生捐館于曹
親老子幼洊遭家難夫人貞志自立舅姑安其養子
讀先世遺書以成進士是夫人之於先君子寔所謂
無成有終矣無成有終坤道也坤道無疆夫人寧有
窮乎其所鍾所積殆將與洞庭之水衡岳之山相爲
悠久有不占而孚者矣矧其子西石君超然物外邃
志理學初以母夫人而成其賢今以其賢而成母夫
人之志夫人之悅懌而康又豈淺淺者之所能測識

哉昔子瞻之母願子爲滂和靖之母知有善養蓋皆
不以世俗望其子而其所樂而安者可知也西石君
充養日粹而遭逢盛時固不當爲滂而程氏之學將
非其所優爲者乎吾是以知曾太夫人之所爲壽也
又有出於尋常祝望之外也二君謂吾言足以壽王
母矣遂書以歸之

向母湯孺人壽序

向生程不遠千里從薛子於晉陵之野朝夕論理道
相說以解於是其祖母湯孺人年且八十矣將歸省
焉問所以壽之者薛子曰吾嘗爲令于而慈圖所以

壽民生矣不得於郡守僅踰年而去吾嘗督學于而浙圖所以壽道脉矣不得於當路僅再踰年而去吾又何能為若祖母壽哉雖然不可得行猶可得言不當言之於衆人猶當言之於吾子子不聞乎大孝養志若而祖母之志夫豈狥於流俗者哉吾聞其父復齋公嘗守雲南之廣西履官守已甚為楊文恪公所稱許則其所以漸涵化誨於家庭者蓋已有素及其歸汝向也向固世業儒而孺人内則閨儀動皆有法則其所以圖惟於厥志者蓋寔不以庸衆人望汝後人矣子今以弱冠舉于鄉褎然為兩浙名士則其責成於子者又豈但已哉昔和靖之母願子善養中國夫人教子規矩若祖母之志蓋寔有在焉子其仰體而克承之則其貞志保和而引年長世即上壽可必也若但備其膳羞時其餽獻供其器服娛其起居飾其禮樂縟其文章雖所以壽之抑末矣子如服膺吾言則吾之所以壽民生壽道脉者雖不能行於一方而亦庶乎行於向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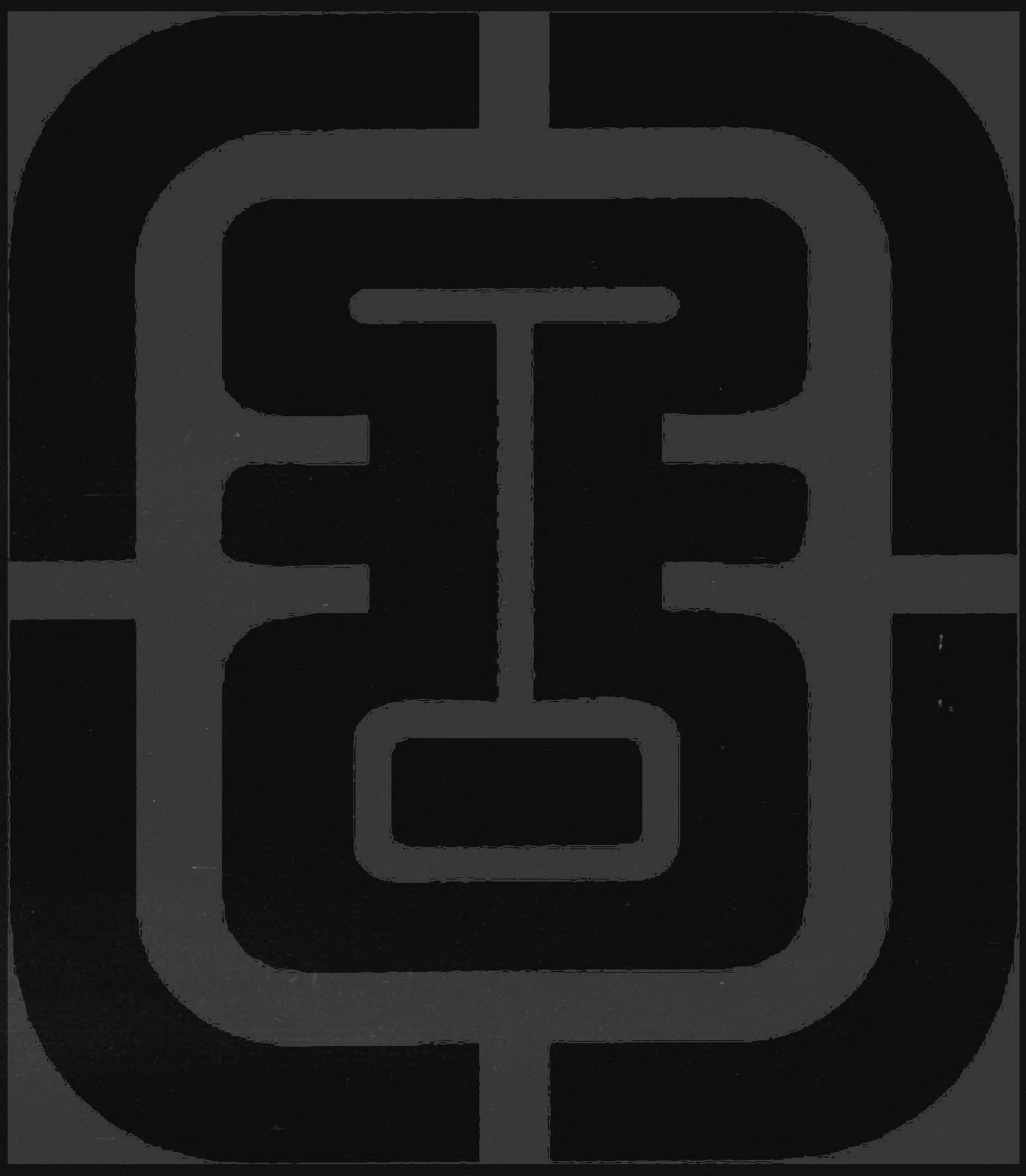
海日靈椿圖序

余嘗登匡廬見石有古文竹林寺寺蓋僊人所居云及迴巖轉壑讀周顛碑則慨然以思世固有異人哉

矧山海大荒內外若圖經所載諸方邈不可即者邪
維時同余游者皆好古博雅通識瑰儒因相與踞石
班荆推極玄黃漫論古昔若瑶池玄圃崑丘軒宮鼇
梁羽衢之屬以及老聃關尹之學即非通物方弘時
務不猶愈于溺情依倚沉淪埃壒者乎然又有刻情
尚意獨行樹名藝文修辭務自標幟斯固與蒙耻疵
垢者殊科然往往觸忌諱多不能自全如嚙鬚受劍
揆日鳴絃者斯未可以重輕軒輊矣於是南豐李子
少虛因道其父質利君性度夷曠平生罕入城府所
居一室琴尊器物咸具以取應用不事工緻繩牀竹
几偃仰自適朝市貴游一不與聞語以導引方術亦
謝弗爲也余謂君豈所謂逸民高士視世之好尚皆
非其意所注留浩然而自得者乎將從麻姑山訪之
未能也再逾年余次秦淮少虛持此圖就見請爲君
壽余曰君固能壽者也圖何爲哉余又何言哉然聞
海者水之會也日者火之精也椿者木之靈也氣質
相禪五行具矣圖咸有焉君壽無涯此亦足徵也乎
哉不然嘉禾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
銀之寶以少虛之才華非不能致雅非君所好而亦
非少虛愛日之誠也君子可以知君之所謂壽矣

二山萬椿圖序

二山萬椿圖者王子文佐圖歸以壽其父二山君也君所居里西有夾山東有秦皇山二山相望蒼翠秀鬱而君徜徉於其間不事家人作業唯讀書教子種樹灌花淡然自適罕入城府而仁厚正直鄉人推之今歲庚戌年八十矣白髮紅顏雙目烱烱康強如少壯時古稱漢陰父老河濱丈人蓋寔其人也茲文佐膺貢　明廷選授鄱陽學訓將奉君就祿而携茲圖以稱壽語余題其端余惟天下之人心逸則休休則自適自適則樂樂則壽所以至人哲士抗跡塵外超然物表而與世相忘往往延引歲月以致長生如僊經道錄所載者不可勝紀豈欺予哉其理則然也二山君教其子如文佐者高才博學修詞染翰青藻出人而制行卓犖不與時俗俯仰士論籍籍咸望其爲清廟明堂之器而顧久滯場屋人皆爲君不平而君則怡然不以爲意其視得失寵辱不啻若浮雲之出沒二山而往來飄忽唯其所之此其高志遠識固已加人數等神完氣舒固不俟啟關扃封縢窺秘文奇牒而可以知其必壽也矧此去鄱陽登芝閣陟遐觀匡廬五老朝夕上下彭蠡沅湘浩渺涵虛而豪吟長

眺怡情適性於其間者又豈特夾山秦皇之萬椿焉
已哉則君之樂而壽也壽而無涯也益可知矣文佐
歸自京師命服彩衣捧觴於君之膝下而賓朋在堂
子姪在側試以吾言誦之如何

夾山先生文錄卷之十二